

• 说文解字与汉字学研究 •

# 汉字中所蕴涵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

韩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 烧陶工艺的发明和古文字的产生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透过几个与陶器有关的汉字的基本构件形体的研究, 可以窥测到古汉字形体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由此可见, 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陶器是文明的指数”上, 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在其丰富的创造中, 陶器称得上是最值得称道的发明。

**关键词:** 汉字形体; 瓦; 缶; 皿; 豆; 鬲; 酉; 文化信息

**中图分类号:** H 1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10)03-0127-05

家居生活之中, 当以食为天; 食物的使用和存放都需要有盛器, 于是就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制陶业, 产生了陶器文化。陶器之产生, 据传当在夏桀之朝, 有一个名叫昆吾的诸侯开始制作陶器的<sup>①</sup>。或者有更远的说法, 如刘志成认为, “昆吾应该是与神农时代相近的氏族或部落名字, 夏代或许被封为伯”<sup>[1] 297</sup>。如果说昆吾制陶是一种传说, 而远古即有制陶业, 却在考古中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半坡文化、仰韶文化的彩陶, 龙山文化的黑陶和大汶口文化的灰陶, 都是我们祖先丰富的创造中最值得称道的内容之一。现存古汉字还证明, 烧陶工艺的发明和古文字的产生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凡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皿, 在古文字中几乎都有体现”<sup>[2] 148</sup>。金文里有古陶字, 其隶定为“匋”, 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称《说文》)释其为“瓦器也”, 意为用陶土烧制的器皿; 其字形从人从缶, 会人制作陶器之意; 后来大概因为汉字要类化的原因, 增加了一个义符“阜”而成了“陶”字, 此后, 就“陶行而匋废矣”<sup>[3] 224</sup>。反映陶器文化的汉字数以百计, 按义符大致可分为六类: 其一是“瓦”类, 其二是“缶”类, 其三是“皿”类, 其四是“豆”类, 其五是“鬲”类, 其六是“酉”类。在构形上, 它们是核心形符, 以之为类而组成诸多汉字形体; 在表义上, 它们是核心义素, 以之为类而组成诸多义有关联的汉字族类。这些汉字, 或名之以器物, 或记之以功用, 或写之以形容, 从总体上看, 无论其

属类数量之多寡, 但都充分地反映出陶器文化对汉字构形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瓦”是以“瓦”为形符和义素的陶器文化类汉字的首字。许慎《说文》所收“瓦”字的释义是: “土器已烧之总名。象形。”对其所释之义, 段玉裁注曰: “凡土器, 未烧之素皆谓之坯(坯), 已烧皆谓之瓦。”对其字形, 徐灏《段注笺》“象叠瓦形。”王筠《说文句读》(以下称《句读》)则有异议: “既是总名, 形何由象? ……而以屋瓦牝牡相衔说之, 颇涉附会。”<sup>[4] 1838-1839</sup>这个“瓦”字, 古时使用广泛, 泛称所有陶器, 此与今天不同, 今日仅指屋顶蔽盖之土片, 其他“瓦”属之器则各有专名。不过, 也有例外, “惟北方口语尚存瓦字之宽意。如北京卖土器之铺称‘缸瓦铺’, 亦有称‘瓦铺子’者, 则皆存瓦之初义”<sup>[5] 367</sup>。在两千多年前的古汉字里, 从“瓦”之字甚多, 《说文》所收就有 25 个, 重文 2 个, 新附 2 个, 其义包括制作陶器及其工匠之名称, 各种各样的陶器砖石, 陶器类所制作的设施, 踏踩之声以及其破败、破碎之状貌, 等等。制作簋、豆类瓦器的匠工称“甗”; 制作陶器叫“甄”, 《说文》称其“匋也”; 用做屋脊的陶器叫“甍”; 蒸饭食的瓶类器皿曰“甗”、曰“甗”; 盆孟、瓮钵类的器皿曰“甗”、曰“甗”(大盆)、曰“甗”(小盆)、曰“甗”(小盆孟); 罍类陶器曰“甗”、曰“甗”; 陶制的砖石有“甗”; 用陶砖砌成的井壁曰“甗”<sup>②</sup>; 破裂的陶瓶曰“甗”; 破败的陶瓦片曰“甗”。所有这

收稿日期: 2010-02-16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字字形文化研究”(2002DYY002)  
作者简介: 韩伟(1952-), 男, 河南罗山人,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 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汉字形体学。

些,皆从汉字字形这一角度反映了古代制陶业的发达与繁盛,也展示了陶器文化的辉煌一页。

“缶”是反映陶器文化的汉字的又一形符和义素。甲骨文形体是下面一个口形示其大腹,上面是一个长形的且有盖状的符号示其细颈小口有盖的形状。《说文》所收“缶”之小篆形体是下面像其器物的主体,上面像其盖子的形状。许慎释其为“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又,《汉书·杨恽传》“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俯缶,而呼呜呜。”应劭注:“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史书中的“鼓之以节歌”或“击之以节歌”这些记载,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另一个功用,并且是脱之于物质文化而为精神文化范畴的高雅的功用。许慎《说文》收有该形符字21个,重文1个,新附1个,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陶器名称,不同陶器的功用,也还有某些陶器的状貌。“罍”是一种大的缶器。“甗”是一种比较小的容器,“甗”是“甗”的或体,今或体存而本体废。“瓮”是汲水瓶。许慎谓其“汲甗也。从缶,雝声”。“罍”,《说文》说:“备火,长颈甗也。”王筠《句读》说:“备火,盖罍之别名。长颈甗始是训释,但于群书无征。”<sup>[4]659</sup>“缸”,也是一种陶器。《说文》称其“瓦也”。“缺”,是破缺的陶器。“罅”,是裂开的陶器。《说文》“缶烧善裂也”,记述了陶器在烧制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开裂的现象。“罍”,《说文》“器中空也。”皿器中空则为“罍”,始为一种腹中空虚的器皿,而后又演变成为一种器乐名称。又,徐灏《段注笺》“器中空则物尽,故罍有尽义,引申为凡空之偶。”“罍”,《说文》“器中尽也。”看来“罍”也是与陶器有关的一种器皿,后引申为一个形容词。“𩚑”,《说文》说其是“受钱器也。从缶,后声。古以瓦,今以竹”。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储存钱的器皿,古今制作的材料还有不同。又,据朱骏声的说法,其更似今日小孩的储钱罐了。朱氏说:“瓦者,如今之扑满(钱满则扑破其器而取之),苏俗谓之积受罐;竹者,如苏俗市中钱筩(竹筒),皆为小孔,钱入而不可出。”<sup>[6]345</sup>

“皿”是大口盆形陶器的名称字,其主要功用是“饭食之用器”;其象形字形十分形象,是一个上口圆,下底平,中间像其腹的形状,以后逐渐演变而为今天我们所见的“皿”字形体。古时的盆形器具统称“皿”,以后创制的与之相似的器皿均以之为形符而造字,“皿”则成为此类陶器名称字的形符与意首。《说文》“皿部”收有部属字25个,重文3个,新附1个,包括各种器皿名称字和与之相关的功用字。器皿名称字有“孟”,是盛饭用的器皿,《说文》称其

为“饭器也”;“盥”,是小孟,也就是今天所称之小碗;“盥”,是小盆,《说文》称其为“小瓯也”,当然也是盛放食物的器皿;“盧”,也是盛饭用的饭器,据考,其字同鑪。盧和鑪都是加旁字。“盥”,是陶制的茶器,俗称茶吊子即是;“盥”,是盆类器皿;又“盆”,是盥类器皿,二者互训,疑为一类器具而名称稍异耳。对此,《急就篇》第三章颜师古注曰:“缶、盆、盥一类耳。缶即盥也,大腹而敛口;盆则敛底而宽上。”可见其微别也。“盥”,是用以背负、顶戴的器皿,金文象其形。“荡”,《说文》“涤器也。”是洗涤的器皿。段注:“荡者,涤之甚者也。”“盥”,是陶器器盖之字,后世由其盖义而引申为“覆盖”义。《说文》“覆盖也”即是。如此等等,多种多样,足以显示陶器制造业之发达与繁荣。与之有关的还有由皿类陶器之功用所生成的汉字,如“盛”,《说文》说:“黍稷在器以祀者。”就是将黍稷放在器皿里用以祭祀<sup>③</sup>;“盥”,是在陶器中调和五味的一种行为。《说文》“调味也”,段注:“调声曰盥,调味曰盥。今则和行而盥盥皆废矣。”又,“调味必于器中,故从皿。古器有名盥者,因其可以盥羹而名之盥也。”“益”,是模仿水在器皿上溢出的状态而得字。《说文》“益,饶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段注:“食部曰:‘饶,饱也。’凡有余曰饱。”“盈”,也是因器皿盛满而得字。《说文》“满器也。”是贮满器皿之意。“盥”和“盥”皆与“益”和“盈”相反,或表示“器物中空”之义,或表示“器皿空虚”之义,也都是因与器皿有关而造出的字。“盥”,《说文》“澡手也。从臼水临皿。”其字形见之于甲骨文是一只手在器皿中洗涤的形状;金文则是两只手在器皿中洗涤的形状。由此可以推知,其字形是依小篆和金文而释,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许慎在著《说文》时没有见到甲骨文<sup>④</sup>。

“豆”是又一种形状的器皿,其是由何种方式方法做成,说法不一,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中定有陶制品应当说是不会有疑义的。在陶器中,“豆”是一种具有代表意义的形状,也可说是此类陶器的一种基本形状,其他类器物皆是在其基础上略有小变而已,因而,其得以作为基本形符而以之为中心造出诸多的汉字来。采之于甲骨文、金文和小篆,“豆”字形体基本相同,是一个上有盖、中像盛物之类的腹、下像其足的全体象形字。其稍微有异的是有的没有上面的盖状的“一”符,有的腹中没有“一”(表示所盛之物)。学者们对其字形的不同解释是,或认为其上的“一”符为盖子的形状,或认为其“象所盛之物”<sup>⑤</sup>。据《说文》所释,“豆”字的功用是“古

食肉器也”。此种注释,大概来自《周礼》《周礼·考工记》有“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又,《周礼·醢人》有“掌四豆之食”;《左传》有“四升为豆”。后世字形有所演变,“豆”被用为植物名,此字所表之本义则被加木旁而作“桓”以为食肉器之名。

“豆”字作为义符也有较强的构字能力,在《说文》中以“豆”类字形为部首的就有四个,属字 13 文,重文 2 个。这些部首字是“豆”、“豊”、“豐”、“𩰫”。

“从豆”的字有“桓”,《说文》“木豆谓之桓”,是木制的盛肉食的豆器;“𩰫”,《说文》“从収持肉在豆上”也是古代盛肉食的礼器(但其甲骨文形体不从肉,而是双手持着一个有柄的器皿的形状);“𩰫”不是器皿,但与器皿有着关系,《说文》释其为“豆飴也”,是芽豆煎成的糖。部首字“豊”,是祭祀行礼的器皿。其小篆形体是像豆样的器皿里装着两串玉;其甲骨文和金文形体也基本与之相同,只是更为象形<sup>⑥</sup>。甲骨文又引申用为神祇之酒醴,又后世语义分化,遂分为醴、礼二字。

“从豊”字有“𩰫”,《说文》说:“爵之次第也。从豊,从弟。”其字形何以“从豊,从弟”?段玉裁有注:“爵者,行礼之器,故从豊;有次第,故从弟。”

部首字“豊”,其实并非陶器或其他器皿的专名,而是豆器盛物丰满的样子<sup>⑦</sup>,是一个形容词。其甲骨文和金文形体“豊”“豐”二字形体无别,因而,学者多有阐释。容庚《金文编》“豊与豐为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豆实丰美,所以事神。以言事神之事则为礼,以言事神之器则为豊,以言牺牲玉帛之腴美则为豊。”又,也有异解,其自《仪礼》以为其承尊、爵之器,形状如豆而低矮。《仪礼·乡饮酒礼》“命弟子设豊。”郑玄注:“豊,形似豆而卑。”又《聘礼记》“有豊”注:“豊,承尊器,如豆而卑。”段玉裁《说文注》也有说:“豆之丰满,谓豆之大者也。”“从豊”之字有“𩰫”,也非器皿之名,是形容人之容色美好而又颀长。《春秋传》有“美而艳”就是这个意思。基本相同的还有“𩰫”,据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是“容色豊满也”。这些字虽非器皿,但其义之所得皆与器皿有关是不容置疑的。

部首字“𩰫”,是“古陶器也”。徐灏《段注笺》说:“盖陶器之似豆者,故从豆。”饶炯《部首订》说其“盖古陶器饰画虎文,因呼之曰虎。但陶器亦多品,不止于豆,夫𩰫为专器,而取于豆者,从其著也。”按周原甲骨文形体,下像陶器本体,上像以虎头为饰,是形象逼真之象形字。可见许慎释其为形声字,非也。“从𩰫”之字有“𩰫”,是敞口的陶锅,《说文》谓其“土釜也”。朱骏声释其为“大口土釜”。钱坫《说

文斟诂》“今俗有熬盆,此字也。”有“𩰫”,是贮物的陶器。

陶器中还有“鬲”和“酉”,都是盛粮食和食物、饮品甚或是煮制食物的器具。“鬲”,是古人用来煮粥用的炊具,也作盛物之用。作为煮食物的器具,为了加热迅速,三个支脚都是空心体。《说文》“鼎属。实五鬲。斗二升曰鬲。象腹交文,三足。”释其字形除“象腹交文,三足”外,又释其异体曰“或从瓦”、“从瓦”。瓦器即陶器,是不存在疑问的。又,段玉裁注曰:“《释器曰》‘鼎款足者谓之鬲。’《周礼·考工记》‘陶人为鬲,实五鬲,厚半寸,肤寸。’”王筠《句读》说:“《封禅书》‘其空足曰鬲。’索隐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又,“案此器上半是器,上阔而下狭,下半是足;足出于器,亦上大而下小”<sup>[4] 334-335</sup>。何为“鼎属”?考古发现,仰韶村遗址中,陶器有作鼎形的,而商周的鼎都是青铜器,故许慎说“鬲为鼎属”。其实,“鼎”与“鬲”在功用上一致,但在构造上还是有别的,其三条腿不是空心的。“鬲”的甲骨文和金文形体,皆与小篆字形精神相似,上为其颈与口形,中为其大腹形,下为三足形。所以,杨树达指出,“鬲为纯象形文”<sup>[7]</sup>。在构字中,以“鬲”为基本形符组成了表示与之意义有关联的汉字,仅《说文》就收有 13 个,重文 5 个。“𩰫”,是三只脚的大口釜,又说是淘米的器具。从其字形看,是一只鬲旁有手持器物的形状。“鬻”,《说文》谓其为“三足釜也。有柄喙”。段注曰:“有柄可持,有喙可写(倾泻)物。”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近似于“鬲”的煮酒用的器具,比“鬲”多一把手和注舌,其形和最初的造字与“鬲”没有什么区别<sup>[2] 148</sup>。“𩰫”,是釜的一类,是一种大口的釜,《说文》谓其“鍤属”。“鍤”,釜大口者。《方言》卷五:“釜,自关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鍤。”“𩰫”,《说文》说“秦名土釜曰𩰫”,是秦地人们使用的用陶土做的锅。段注曰:“今俗作锅。土釜者,出于匋也。”“𩰫”,是一种鬲鼎类的炊具。其甲骨文和金文形体,或像鬲形,或鬲上有物形。高鸿缙《字例》分析说:“(𩰫)字象器形,器分上下两截,或分或联,中隔以有孔之板,上盛米,下盛水,可以蒸也,故即后世之甑字。初变作𩰫,从鬲,𩰫省声,后又加瓦为意符作𩰫。”釜类字还有“𩰫”、“鬻”,其中“鬻”是“大釜”,又说是一种上部大下部小样子像甑的鼎。除鬲属器皿外,也还有与之相关的字,如“融”,《说文》“炊气上出也”。是对鬲类器具蒸煮食物时其蒸气上升的描述。另外,还有“𩰫”类字,或描述鬲类器皿所煮的食物,或描述其制作方法,或描述其所煮食物的熟烂程度。《说文》收有这

类字13个,重文12个。

“酉”在汉字中也是一个义符。“酉”是古人用来盛酒、水或粮食的容器。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酒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以“酉”为基本构件而为各种样式的“酒”的盛器或与酒事有关物事所造的汉字,在古代典籍中几乎无处不有。对“酉”字的研究,一是十分繁多,二是意见不一,即或认为“酉”就是“酒”的本字,或认为“酒”为后造字,古代“酉”有“酒”义是因为“酉”作为盛酒器而生的引申义。但持前者观点的多<sup>①</sup>。甲骨文和金文,其字形和实物十分相似,皆像酒尊之形:上像其口缘及颈,下像其腹有纹饰之形。古人首先创制物名字,应当先造有形之可描摹之盛酒器尊名;而古代字数少,不可能一义为一字,又“酉”为盛酒之尊,尊因酉而得名,酒因尊而得其字形,故“酉”“酒”二字同形,即所盛之酒亦曰“酉”,应为不诬也。“酉”字有着十分强盛的造字能力,当然这与我国酒文化十分发达有关,故仅《说文》一书就收有以之为义符的汉字67文,重文8个,新附6个;又有“酋”“尊”2文,重1文。但在这些与“酉”相关的汉字中,仅有“醖”“尊”这两个字是酒器,而其他要么是描写各种各样的酒类,要么是描写古人饮酒方式或酒后的状态,还有少许是以酒祭祀的描写。在酒器里,“醖”,许慎就赋予其二义:一曰“爵也”,是一种饮酒所用的酒器;二曰“酒浊而微清也”,是描写酒的状态。“尊”,也是饮酒用的酒器,其最初字形与“酉”很相像,像是有座的酉。《说文》“酒器也。从酋,収以奉之。《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宾客之礼。尊,尊或从寸。”虽然是释说“尊”这种酒器,但许慎这段话可谓内容十分之丰富,有着丰富的酒文化信息。一是字形的演变,就许慎所释和所收的小篆形体,其字形是“从酋从収”的字,与今日的“奠”字形体似乎非常相似(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主要在其构件上,“尊”是双手奉“酋”,“奠”是“酋”在“丌”上)。甲骨文和金文形体,也印证了这个字形,是像两手奉尊的形状,其所奉者,或为“酉”,或为“酋”(甲骨文从“酉”,金文或从“酉”,但从“酋”为多)<sup>②</sup>。而当时的所谓“或体”,今日的正体“尊”是由两手变为了一手,当是字形构件简化所致<sup>③</sup>。二是其引用《周礼》而说“尊”之种类,为后世理解“尊”而保留了可贵的信息。对于这六尊,古之学者有阐释。“牺尊”又为“献尊”。王肃《礼器注》谓为牺牛及象之形,凿其背以为尊;“象尊”,林尹《周礼今注今译》谓“当为象之形”;王筠《句读》释说其他几尊:“著尊,著地无足;壶者,以壶为尊;大尊,大古

之瓦尊;山尊,山罍也。”

从汉字里,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陶器是文明的指数”上,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其丰富的创造中,陶器称得上是最值得称道的发明。这是因为,早在6000年前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我们就拥有了制陶业的辉煌文明;我们既有品种极为丰富的彩陶、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和印纹陶等,还有其原料选择、成型技术、艺术加工和烧成温度等方面的较高水准。陶器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界标,也表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时至今日,在探寻这段历史时,我们切不可忽视汉字形体的镜象作用。

注释:

①许慎《说文》有“古者昆吾作甸”,徐锴《系传》“昆吾,夏桀诸侯。”又,谯周《古文考》“夏时昆吾氏作瓦。”

②王筠《释例》认为,“甃为以甃作井壁之名。非井壁谓之甃也”。可备一说。

③《穀梁传·桓公十四年》“天子亲耕以供粢盛。”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④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甲文)象仰掌就皿以受沃。”

⑤王筠《释例》:“此字通体象形,一象所盛之物,古文豆,物在豆腹之内,此迺于上者,犹豆之一象形矣。”

⑥王国维《观堂集林》:“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

⑦徐灏《段注笺》:“丰谓豆所盛实丰满。”

⑧徐灏笺:戴氏侗曰:“酉,醴之通名也,象酒在缸瓮中,借为卯酉之酉,借义擅之,故又加水作酒。”周伯琦亦谓“酉即酒字”。灏按,戴、周说是也。又,吴大澂《古籀补》:“来兽鼎古文酉,即酒字,象米在器中。”林义光《文源》“按古酒字皆作酉,”“酉本义即为酒,象酿器形,酒所容也。”章太炎《文始》也说:“案酉自为酒之初文,形象酒尊,非卯字。”又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酒作酉。恐古文酒但作酉,字象尊形。”

⑨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象两手奉尊形。今文或从酉,或从酋。从酋者是许君所本矣。”张舜徽《约注》“尊本从収,两手奉器也;或体从寸,与从又同,谓一手举器也。”

⑩又有学者认为“以后为了突出其酒具的特点,把底座改为两个手形捧着一只‘酉’,又在‘酉’的上面多加两个点,表明是溢出的酒”。(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第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 [1] 刘志成.文化文字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3
- [2] 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 ]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 王 筠. 说文句读 [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 徐 复, 宋文民. 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 [ M ].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 6 ]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 M ]. 武汉: 武汉市古籍书店, 1983.

[ 7 ]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释甬 [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Ancient Earthenware  
Embedded in Chinese Character  
HAN Wei

(Department of Journal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vention of baked earthenware craft and the cre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lmost simultaneous.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ancient earthenware embedded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penetrated in light of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 few basic components concerned with earthenware.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insight that “earthenware is the index of civilization”, our ancient forefathers wrote a magnificent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arthenware can be viewed the most worthy invention among their large quantity of creations.

**Key words** compon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tao (陶); wa (瓦); fou (缶); min (皿); dou (豆); ge (鬲); you (酉); cultural information

(责任编辑: 吉家友)

(上接第 112 页)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stination of Modern Novel Concept  
HE Gen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History hopes continuous renewal of novel concep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onsciousness of new novelists has enabled the invention and critic of novel to consciously approach to politics and initiate the rise of people's national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it also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ar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novel is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of modern novel creation. However,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criticizing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orientation are the outstanding expression of novel concept. Modern novel has not completely cut off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heroism, but it actually seeks personal ideal and this shows its particular attitude of the civil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stination of Chinese modern novel has started.

**Key words** modern novel; scientific nature; humanity-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 destination

(责任编辑: 韩大强)